

安士全書—只要有志向，沒有不成就的 悟道法師主講
(第四十八集) 2021/4/15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
小築三重淨宗別院 檔名：WD19-025-0048

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

我們昨天跟大家學習到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「慈祥為國救民」這一句。這句周安士居士也做了發明，再舉出兩個公案，我們昨天也學習到第二個公案。第二公案，「太倉」就是江蘇省，太倉這個地方有一個「黃建安」，「諱」就是他的本名，立德。因為他看到蘇州府跟松江府，古時候清朝時代稱為府，現在稱為市，這兩個地方在古時候都屬於江蘇省。江蘇省就是包括上海，上海以前它也是一個小漁村，也是屬於江蘇省，民國以後就變成一個國際城市了。所以現在的松江就是屬於上海市的。在清朝那個時候，這兩個地方，一個松江，一個蘇州，黃立德看見蘇州跟松江這兩個地區的稅金太重，也就是說賦稅太重。「浮賦」就是稅金都是超收，人民當然生活壓力就很大，負擔很重。他很有慈悲心，每天都很認真的在思考這個問題、憂慮這個問題，要怎麼幫助這兩個地方的人民來減輕他們稅金的負擔。他也是佛弟子，每天早上起來就禮佛，向上天禱告，祈求佛力加持，神明保佑，能夠豁免這兩郡（古代叫郡），就是這兩個地區的「浮糧」，就是政府超收的這些糧稅，這個是他每天都向佛、向上天禱告。除了禮佛，向上天禱告之外，「又具呈當事」，呈就是我們現在講用公文，寫公文報給地方政府，也就是勸政府不要收那麼重的這種糧稅，人民的生活就很難過。所以極力的去勸諫政府要減輕人民糧稅，以前都是用米糧來交稅的。「不遺餘力」，就是說他盡心盡力，希望能夠減輕這兩個地方人民的負擔。

。那真的是慈悲心，發自於慈祥之心。當時很多人看到都笑話他，笑他也沒有地位，也沒有權力，也沒有勢力，也沒有什麼背景，你去勸那些官府的人，人家也不會理你。就笑話他不自量力，也不想自己是什麼身分地位，你去勸政府減糧，人家會採納嗎？所以很多人就笑話他。

到庚寅秋天，庚寅那一年秋天，他生病了，到冬天就更嚴重。到十一月底，連水都無法沾到嘴唇，可見得病得已經奄奄一息。但那一天凌晨五更的時候，夢到文昌帝君找他去。文昌帝君給他托夢，找他去帝君那個地方。帝君就跟他講，他說你壽命很早就到了，因為你發心勸政府減糧，你發自於真誠心，為人民減輕負擔，去勸諫政府。因為你發心很懇切、很真誠，所以「延爾壽算」，他說就延長你的壽命。所以文昌帝君就傳授他一個口訣，「誥敕」，就是我們現在講口訣。就如同我們佛門念咒一樣，道教也有這種咒語，口訣。念了三遍，傳授給他，他就會背誦了，就記起來了。這個夢之後，他夢醒了，眼睛一張開，發現自己躺在床上，躺在病床躺了很久。但是這個夢醒過來之後，感覺精神忽然很健旺，精神很好，身體很健康，以前那個病就消失了。病好了，精神非常好，所以趕快起來洗手，「挑燈磨墨」，寫字。

當時他家裡家人都去送建安的「亡妹節母」，就是黃建安（黃立德）他的妹妹過世了，他家裡的人都去給她送葬，只有留一個「老嫗」，老太太看門。這個老太太看到家裡的主人，病了一個多月都起不來，忽然看到他起來坐在燈前，在那邊寫字，感到非常錯愕、驚訝。到了天亮，他的表弟郭雉先，會同孔爾忠，他們兩個人來看他，「來問疾」，就是來看他，探病。看到也是大吃一驚，因為原來來探病，他只是想，就像我們去看病人、去探病，知道他病得很嚴重，去看看情況怎麼樣。結果來看到他，你怎麼人好好的，比

以前精神更好，所以他們也大吃一驚。所以就跟著大家坐轎子到鄉里去送殯，去送他妹妹。他好起來之後，跟賓客、朋友應酬，到處奔跑，跑來跑去，人都沒有感覺到疲倦。一般我們大病剛好的人，起碼你要調養一段時間，他好起來就馬上跑來跑去，應酬賓客，毫無疲倦，飲食就跟以前沒生病的時候一樣。

所以知道的人當然就稱為美談，說這個人好心有好報，得到文昌帝君的加持，延長他的壽命。所以那個時候他已經七十七歲了，後來他就長齋念佛，「謝絕世事」，因為年紀大了，就不再操煩這些世俗的事務了，就「長齋學佛」。又過了數年，大概八十幾歲就無疾而終。「無疾而逝」，就是我們現在講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。我們昨天學習到這一段公案，黃建安（黃立德）。周安士居士就按照這個公案，按照這個故事來做一個評論，大概做一個簡單的評論、大略的評論。我們看這個「按」，昨天我們學習到這段，這段沒講完：

按【讀帝君誥敕。】

文昌帝君告訴他的那個口訣。

【其略云。咨爾立德。藐焉瑩獨。泡影頽齡。發心為三百年積困思甦。矢願普億萬戶窮簷樂利。奚啻蜉蝣之撼泰華。精衛之塞溟滄。雖然。九仞一簣。進由吾往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。這段就是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公案，簡單給它做一個評論。『咨爾立德』是表示讚賞，就是讚歎本篇故事的主人，我們一般講主角，這個故事的主角，黃建安，他的本名叫立德。「咨爾立德」，白話講就是「立德，你實在很值得人讚歎」。『藐焉瑩獨』，「藐」是幼小的意思，「瑩」就是孤獨的意思。意思就是你這個人也沒有地位，你的地位很藐小，而且孤苦伶仃的，你也沒有什麼勢力，沒有什麼權力，毫無有力的靠山，你又沒有背景

，我們現在講沒有那種關係，也沒有背景。『泡影頽齡』，年紀又大了，你既然又沒有靠山，沒有背景，也沒有地位，就是說我們一般人很藐小的，人家不會去重視你的。而且年紀又大了，又不是年輕。「泡影頽齡」，泡影就好像水泡、光影一樣；頽齡就是衰年，就是垂暮之年，老年了。古時候，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七十歲以上老人是垂暮之年了。泡影頽齡就像水泡、光影一樣，年紀這麼大了，意思也就是說人隨時可能死亡，我們一般講風燭殘年。你看沒有勢力，沒有地位，年紀大了又生病，病得那麼厲害，隨時都會死。這是講黃建安，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他還發心去為這些人著想，可見得他的慈悲心真的是值得讚歎，不容易。我們看看他這種精神，值得我們去讚歎、效法。

這三句也就是說他這樣的情況，他還『發心為三百年積困思甦』，「三百年」以來這種超收的糧稅，這種人民的困局，希望人民能得到解決，解決這種困境，他真的是為國為民，雖然沒有地位、沒有權力，人又老又生病，但是他真的是沒有為自己，為國為民。

『矢願』就是立下心願，發這個願。『普億萬戶窮簷樂利』，希望能夠幫助這些窮苦的家庭，「萬戶」是形容這些萬民，很多都是窮苦人家，希望能夠幫助這些窮苦的人家，他發這個願。他什麼都沒有，但是的確他發這個願是真心的。「矢願」就立下這個心願。你看他沒有什麼背景，沒有背景，也沒有關係，我們現在講沒有那種人際關係，也沒有背景，也沒有靠山，自己的地位又藐小，他只能求佛力加持。所以每天在佛前拜佛，求佛力加持，求上天保佑，果然有感應，感應到文昌帝君。所以真誠心能感，諸佛菩薩、護法善神他就有應。他發這個願，下面是形容『奚啻蜉蝣之撼泰華』，「奚啻」就是何止、豈但，比喻就好像一隻「蜉蝣」，蜉蝣就是朝生暮死的小蟲。蜉蝣早上生，晚上就死，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一條小蟲

，把黃建安形容就像個小蜉蝣一樣，像小蟲一樣。一隻小蟲，你要去撼動那一座泰山，在山東那個泰山。

那個泰山我也去過，一次是上山，上山跟著旅遊團去旅遊，第二次去是在泰山山下。我們在安徽跟山東百七繫念圓滿，回到台灣，好像四月清明的時候，我們老和尚說叫我一個人去泰山祭祖。我說師父都會派一些任務給我。祭祖，第一次是在中壢善果林，就二〇〇八年三月底。講到「泰華」就想到這樁事情。三月底，我們老和尚三天前告訴我，叫我在善果林辦祭祖。我說辦祭祖也沒辦過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祭祖！三天，再過三天清明了，去善果林祭祖。祭祖完了再去大陸，我們要過去廬江。先到江西婺源，說叫我們去看香港一個居士，去那邊蓋一個酒樓，說要建道場，叫我去看。

結果這三天，我說三天那怎麼來得及？但是師父交代，就是要去做。後來我就想到去找桃園劉議員，去找桃園孔廟。要訓練那些祭祖的人，我們也沒有看過，也沒有祭過。我就問他，有沒有VCD？他說有。以前他們孔廟祭祖都是政府在祭的，我們民間也沒有看到，都是政府官員在祭的。在桃園縣就桃園縣長去祭祖，台北市就市長去祭祖，我們民間也沒看過，都是官方在祭的。就是祭孔之前先祭祖，我們也沒看過，我就請個VCD來看。我說要找這些人，那個要專業訓練，那個也不是二、三天就會的。後來我就想到，不然就用VCD好了，我就請劉議員去孔廟找一個司儀，然後劉議員他又去台中幫我找一個唐議員，還有中壢善果林林長，找了幾個同修，有主祭官、有陪祭官，然後就請孔廟那個司儀。我們那些樂器什麼都沒有，就是VCD把它放出來的聲音，我想這樣放出來，音響就好像在現場一樣。後來就這樣，三天，那邊祭祖。祭祖完了之後，就到婺源去了，我們老和尚從安徽廬江過去，去那邊會合。

我又到福建去做法會，後來又到安徽廬江去。結果去到那邊，

四月二十三號晚上我們到了廬江，就還沒有吃飯，老和尚說要開會。我說到這邊晚了，都還沒有吃飯就要開會，什麼事情那麼緊急！他老人家寫了滿成老和尚的聘書，說要請我在那邊做四十九天的三時繫念，護國息災。我說這下可慘了，後面安排很多地方，餘姚、新加坡、日本、西班牙，我們台北國際會議中心，很多法會事先都排好了，都不能去了。我們老和尚親自替滿成老和尚寫了一個聘書，你說我能不接嗎？那接下來我就在那邊做了。後來做了一個星期，我們老和尚又接到一些信息，說災難太大，四十九天不夠，要七百日。我聽了就差一點暈倒。我說我能做七百日嗎？恐怕七百日還沒有做完，我就往生了。那個時候答應人家的地方，都一直打電話來，我也不敢接，都給莊嚴師去接，我都不敢接了。餘姚那個要上梁，弄了幾千人去，那沒辦法；新加坡的總務，李總務說哪有什麼災難，趕快過來。後來做了十八天，果然四川汶川大地震，那個時候大家才知道真的有災難。老和尚講的沒錯，不然當時大家也無法接受、無法理解。

後來做了四個多月，我就交給廬江實際禪寺常住法師他們做。因為山東齊素萍那邊，他們那些法師說也要學三時繫念，我說好，不然後面就去你們那邊做，順便讓他們練習。所以到山東德州慶雲海島金山寺去做了一年多。在廬江實際禪寺做了四個多月。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就百七圓滿，圓滿回來，沒有過幾天就清明，我們師父叫我一個人去泰山祭祖。我說我一個人怎麼去祭祖？他說去找齊素萍，她是山東人，去那邊找，看在泰山那邊有沒有居士，請他們來支援。結果我就跟齊居士（齊老菩薩）聯繫，她說我跟你介紹，泰山山腳下剛好有一個居士，她就打電話，你去找他。那我就去了，那個時候好像我跟莊嚴師兩個人去，去到那邊找那個居士。結果那個居士他們是一個住家，小小的，我以為是一個道場，那邊

可以祭祖，像善果林這樣。結果不是，是一個住家，客廳小小的，我說在這邊怎麼祭祖！後來師父叫我去祭祖，也不能不去辦這個事情。我知道去那邊祭祖，也沒有時間去訓練這些人，還要去買那些法器，那個事情可多了。我是善果林有一次經驗，我也是帶CD、VC D過去。去到那邊我說要在哪裡祭祖？就在他客廳，那客廳小小的，一個小桌子，我說這邊怎麼祭祖？後來我說乾脆搬到你們外面的門口，就擺了幾個桌子，然後擺上一些供品，然後去拿一個那種錄音機，放CD的，就照這個儀規來祭拜。

然後這個居士他兩個兒子，我說要去買這種祭祀的禮服，他們也沒有辦過，我說你知道那種祭祖的禮服？他說知道知道。結果他們兩個兒子就去買了。買了回來，結果是什麼禮服？大家有沒有看過清朝官員穿的，後面有個羽毛的帽子。我看了就差點暈倒了，但也沒辦法。他兩個兒子就穿著那個，說這個就是祭祖的禮服。我說好好，就這樣吧！兩個人好像哼哈二將就站在兩邊，我去那邊當主祭官、陪祭官，都是我一個人。所以我一個人去泰山祭祖，我們師父叫我去泰山祭祖（就泰山山腳下祭祖）。

所以這裡講到「蜉蝣之撼泰華」，就是那一座泰山，泰山是在中國的東嶽泰山，東代表它是第一個。大家有聽過東嶽大帝，東西南北。泰華就是一個泰山、一個華山，它是並稱。這裡是形容泰山跟華山，你說那一座山那麼大，你一隻小蟲，你要去撼動那一座泰山，這也是形容比喻自不量力，也沒有秤秤自己幾兩重，不自量力，你一個小蟲也想去搖動泰山跟華山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『精衛之塞溟滄』，「精衛」是古代神話一種鳥的名稱，這是出自於《山海經》。上古炎帝的女兒在東海被淹死了，死了之後就變成一隻鳥叫精衛，然後牠從西山就用嘴巴銜石頭、樹枝，丟到東海，要把東海填平。意思就是一隻鳥嘴巴銜的東西那有多少？東海那麼大，你要把

那個海填平很難。這是形容比喻，像精衛銜樹枝、石頭，要把東海那麼大的海填平。

『雖然，九仞一簣，進由吾往。』「九仞一簣」這也是出自於《論語》，「進由吾往」，這出自於《論語·子罕》篇，「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」。簣就是盛土的一個器具，裝泥土的一個器具。譬如在平地，一個籃子裝了一些土倒在這個地上，這個平地倒了一堆土，這堆土就比原來的平地就高一點，就一簣土。你再加上一簣，它就再高一點。也就是說整座塔，你從最基本的一點點土，這樣堆積起來，到最後也堆積一個塔起來了。他是從哪裡開始？從那個最基本的一簣土這樣開始，慢慢累積起來的，就這個意思。好像萬丈高樓從地起，就慢慢的一層一層的這樣堆積起來。進由吾往，就是最後也會成功，這是跟別人不相干，只要自己肯努力，就會有結果。這個意思就是你堆一座九仞之山，那個山那麼高，不畏困難，只要覆土，你一點一點給它堆上去，雖然距離目標還差很多，然而有這樣的大志，還是能完成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，世自在王如來跟法藏比丘講，法藏比丘說他要成就一個極樂世界，有沒有辦法？世自在王如來就跟他開示，「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經歷劫數，尚可窮底」，那個大海就是你一斗一斗的舀，也會舀到底。人有志願，那怎麼會不成功！意思就是你只要勇往直前，不要退縮，有這樣的大志願，什麼事情都能成功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【天地之道。至誠無息。聖賢之功。有進無退。庶幾黽勉。】

『庶幾』就是表示希望的語氣。『黽勉』是勉勵，努力，這就是指希望你能更加努力而為，更加努力去做，就是鼓勵、勉勵的意思。

【無怠初心。】

就是說不要退轉，不要懈怠，就是保持這個初發心，一直勇往

直前，必定成功，不要退墮、懈怠。

【觀此。則知浮糧一事。原在人為。如人上山。各自努力。】

『浮糧』這樁事情，原來還是事在人為，人只要有志，事竟成，只要有志向，沒有不成就的，都是要靠自己來努力，好像人要上山，『各自努力』。每一個人只要努力，勇往直前，必定能達到目的。所以這是周安士居士給黃建安居士（他是學佛的，所以他是居士）一個講評，也是一個讚歎，也勉勵以後的人向他效法、向他學習，有志者事竟成。「慈祥為國救民」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是：

【忠主】

這句只有兩個字，『忠主』。

我們看：

發明【忠字。從心。則非貌為恭敬可知。故捍災禦患。忠也。陳善閉邪。亦忠也。奔走後先。忠也。以人事君。亦忠也。若夫君可亦可。君否亦否。民有疾苦。而不上聞。君有恩膏。而不下降。以催科為奉法。以刻覈為精明。此正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也。烏乎忠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就是給我們解釋「忠主」，解釋忠這個字，給我們說明忠這個字是什麼意思。『忠字，從心』，下面是一個心，上面一個中間的中，這個就是中心，中，這個心不偏不倚，就是中正的心。所以這個關鍵就是心，佛法講萬法唯心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萬法唯心，所以他主要是講心，從這個心。

『則非貌為恭敬可知』，「貌」就是表面，不是說表面很恭敬就是忠，就不是這個意思，關鍵是在那個心。『故捍災禦患，忠也』，捍災，國家有災難救災，抵禦這些患難、災患，這個就是忠。這個忠，講到捍災禦患，患也是很多方面，防患於未然等等的，這些都

是屬於忠。有災難了，去救災，而且更重要是預防災難。佛法講息災，我們老和尚提倡百七繫念，護國息災。

我們老和尚在大陸，二〇〇八年在他的家鄉廬江實際禪寺（我們現在都念「廬」，實際上他們當地的人都叫「虞」江）做百七繫念法會，知道國家有災難，所以要息災，減輕災難。所以這個做法就是什麼？就是忠，因為當時要做這個百七繫念，遭受多少的質疑，政府方面、民間方面、佛教方面，方方面面的，要做那個法會真的不容易。但是排除萬難，去把它完成，為了什麼？為了護國息災。所以我們老和尚提倡這個就是忠，這個就是忠的表現。去做這個護國息災的事情，還要被質疑，甚至還被罵、還被毀謗等等的，都要去承受，還是要做，這個就叫忠。這個心為了護國息災，沒有別的，沒有什麼企圖。不了解的人，「你來這裡幹什麼？你有什麼目的，你有什麼企圖？」有企圖，企圖就是護國息災，那個企圖不就寫了很大的字？但不了解的人，他還是質疑你，甚至障礙你。所以「捍災禦患，忠也」，看到這一句，又想到我們老和尚提倡這個百七繫念，真的是忠。也沒有人發獎狀，什麼都沒有，還要被罵。

『陳善閉邪，亦忠也』，「陳」就是說明、陳述，什麼是善、什麼是邪；「閉」就是把那個邪，邪知邪見把它關閉起來，讓這個社會大眾不要受到邪知邪見的污染。像我們老和尚他一生做給我們看的就是講經說法，正知正見，講經說法。講經說法是什麼目的？

「陳善閉邪」，什麼是善、什麼是邪惡的，依照經典佛講的，我們給它陳述、給它說明，讓社會大眾大家能夠明白，能夠認識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、利害得失。做這個事情，真的也是吃力不討好，因為你陳善閉邪，你講真話，你就會去傷害到有一些人他既得的利益，那你就慘了，他會聯合起來攻擊你，那你還講不講？你還是要講，你要忠。所以你講真話，吃力不討好，得罪人；你不講真話，人

家不明白，所以問題也在這個上面。但是真正要為了眾生，菩薩就是要去承受這些無端的毀謗、侮辱，甚至陷害，修忍辱，這個是忠。

『奔走後先，忠也。』「奔走後先」，奔走的意思就是為一定的目的而忙碌，這個叫奔走，這個意思是奔波忙碌於輔佐國政。現在講一個國政，這只是一個國家，實在講，現在做什麼事情不能只考量一個國家的利益。我們老和尚常講，現在你做一樁事情要考量到對全世界人類都有好處，不能只為我這個國家的好處、我這個國家的利益。然後為了我國家的利益，就去損害別人國家的利益，這個不行，損人利己這就造惡業，自私自利。所以我們老和尚講，起碼你要為一個地球；若以佛法來講，你要為一切眾生，無量無邊眾生的利益為前提。古時候當然交通不便，一個國家來講，當然是最大的。現在交通方便，現在整個地球，實在講是地球村，地球的人類要互助，互相幫助，計利應當計畫全世界的人都得利益，這個才是正確的。不能只為一個國家的利益著想，然後去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，這個是不對的，這個一定會有競爭、鬥爭、戰爭。所以這裡「奔走後先」，為國家、為人民來忙碌、來奔走，不辭辛苦，是這個意思。這樁事情我們淨老和尚也是做給我們看，他是為全世界，所以年紀那麼大了，他還是坐飛機坐到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推廣中華傳統文化，團結宗教。

像我這個年紀，坐一趟歐洲的飛機就累個半死了，他九十歲還在飛，我都不敢講。我就不敢在師父面前講，「師父，我們飛一趟好累」，我不敢講。我如果講，師父說你才幾歲，我幾歲都在飛了。所以我一句話也不敢講。所以我們看到他老人家，那現在真的是走不動了，現在九十五歲了，真的是心有餘力不足。所以這就叫奔走後先，奔波忙碌為什麼？為眾生，為這個世界的苦難眾生，幫助

這個世界苦難眾生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奔走後先，這個就是忠。所以忠，我們老和尚也做給我們看，他都是教我們，他是實際上做出來給我們看。不然從這個書上、這個經典講一講，沒有具體表演給我們看，我們也不曉得是什麼事情、該怎麼做，他有講解、有理論、有方法，還帶表演，那都做給你看。所以我現在看到這個，我就知道是在講什麼。如果我沒有看到老和尚這麼講解、表演，那我讀這個，「那是清朝時候的」，好像跟我們現在都不相干。其實這個道理是超越時空的，任何時間、任何地區都一樣的，真理超越時空，任何時期、任何地區都適用。關鍵你要明白這是在講什麼，我們現在要怎麼做，關鍵在這上面，這個也叫忠。不然忠那個字我們都會念、會看，什麼叫忠？

『以人事君，亦忠也。』「以人事君」就是為國家舉拔人才、培育人才，這也是忠。所以古人如果你能夠舉薦賢才給國家，這個人他就受到國家的重賞。他不嫉妒障礙，他把真正有能力的人、有德能的人推薦給國家，來造福萬民，那個推薦的人功德很大，這個是忠。所以子貢問孔子，鮑叔牙跟管仲誰比較賢能？管仲是鮑叔牙推薦給齊國的，他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」，成就齊國的大業。孔子說鮑叔牙比較賢能，那不是管仲嗎？他說管仲他自己本身很有能力，但是他沒有再替齊國推薦人才，管仲這個人才是鮑叔牙推薦給齊國，所以齊國後面就沒有人才了。所以孔子說鮑叔牙比較賢能，因為他薦賢，「進賢受上賞」，推薦賢人，受上面的賞賜。所以為國家選拔人才、培育人才，用這些人才來輔佐國政，造福人民，這個是忠。所以他沒有嫉妒障礙，只要誰行，就請誰出來，這個就是忠。所以以人事君，推舉賢能的人來事奉君主，就推薦給領導人來重用他，來為國家人民造福，這個叫以人事君。

那現在這個時代要以人事君很難，現在我們台灣學美國，用這

種民主選舉的。民主選舉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真正人才不會出來，真正人才出來選不上。所以過去台中蓮社雪廬老人講，現在這個選舉，孔子來也選不上。孔子也選不上，因為他們講話不會騙人，你怎麼會選得上？你要騙人，你才選得上。不要說聖賢不會幹這個事情，一個君主他都不願意幹這個事情，他怎麼忍心去欺騙人民，自己來當官？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常講，我聽他講了很多次，他說這種民主制度出不了人才，真正人才出不來。真正人才出來，他選不上，因為他不會講話，他也不會騙人，他真會做事。所以選舉，不是聽他會講話，你就選他。你還要聽其言，觀其行，他講得很好，做得怎麼樣？做的跟講的一樣不一樣？你要去看。所以民主制度能夠選出什麼樣好的人出來？所以這些制度，現在西方有一些人在思考，這種民主制度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，現在還不敢下定論，為什麼？看結果。你這種民主制度治理出來的比較好，還是專制制度治理出來比較好？看結果。所以現在很多人他不敢下定論，不敢說這個就是最好的。

實在講各有優缺點，但是哪個缺點比較多，哪個缺點比較少，這個也是因時因地而有不同。所以每個國家地區它也不一樣。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他講的話，我都很注意聽，他就是平常跟客人喝茶，在那邊講，我那邊泡茶、摺毛巾，我摺毛巾都在旁邊聽，豎起耳朵，他們在講什麼，我都記在心裡。所以老和尚常講，民主制度出不了人才。後來我看看現在這種情況，他老人家講的真沒錯，的確事實是這樣。我們這種制度是比較自由，是不是對國家有真正的幫助，這個還要看它的結果。關鍵都在人，過去我們老和尚也常講，其實專制制度、民主制度都要好人去做，什麼制度都好，關鍵在人，不是在那個制度，制度也是人去定的。所以老和尚常講，不好的制度，如果好人去做，他會把它改成好的。不好的制度，好人去

做就變好的。那個很好的制度，壞人去做，那個制度也被他破壞，也是變壞的。所以結論，關鍵在人，你選出來那個人是好人，還是壞人？你是壞人，你什麼制度都不行，民主制度也好、專制制度也好，統統不行。壞人他做，一定是弄得亂七八糟的；好人去做，民主制度也好，專制制度也好，他都會把它做好。所以我們老和尚強調把人教育好才是根本，最重要的，關鍵在人，不是在那個制度。

所以那個制度，人都可以去弄的，法律也是人在定的。壞人，他想盡辦法，法律都定對他有利的，保護壞人。現在的法律很離譜、很荒謬的。你看澳洲政府定的法律，說小偷如果到你家偷東西，他跌倒受傷你要賠。這個小偷如果到家裡來偷東西，這個主人看到，「你要走好，你不要跌倒，你跌倒我還要賠你」，它定這樣的法律。這個不是開玩笑，這個真的是這樣。你說這個法律是什麼？保護壞人。你看它那個制度很自由，但是好不好？現在美國槍擊案那麼多，槍枝可以自由買賣。所以校園槍擊案時有所聞，一個情緒發作，槍拿起來掃射。美國政府也是想槍枝要管制，但是在這種制度之下，人不好，人怎麼教不好？人他是為了利，他沒有為了義，義就是道義，合理的，他沒有為國家社會這種安定做為前提來考量。所以他管制這個槍枝，做槍的那些工廠全部要關起來了，是不是！關起來，但是都沒錢賺了。這些人幹不幹？他既得的利益。他如果只是為了利，他就會去找關係、找議員，給他們壓力，然後就這個不能管制；管制了，我們這個工廠要收起來。是不是這樣？所以關鍵還是在人。

「以人事君，亦忠也」，以人事君也是忠，推薦好人給國家，推薦好人。但是現在我們這種民主社會很難，這個不容易。真正推薦一個好人出來選舉，那個好人肯定選不上，有能力的人肯定選不上，很會講話的那個會選得上。現在還有網軍，他可以把白的講成

黑的，你說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怎麼會有好人出來？肯定出不來的，好人也不願意去幹這個事情，你再多的錢給他，他也不願意幹，違背良心的事情。所以以人事君，這是忠也。

『若夫君可亦可，君否亦否。』「君可亦可，君否亦否」，君就是領導人，領導人說可以，那你下面的就是附和他，你也說可以，只要我們長官高興就好，他怎麼說都好，叫做君可亦可。君就是領導的人，那我們一般企業團體的老闆就是君，下面他的幹部、職工就是臣。君可亦可，就是領導人說好，他就好；領導人說不好，他就不好，就是沒有講真話。

『民有疾苦，而不上聞』，民間有疾苦，上面的領導他聽不到，他也看不到，所謂報喜不報憂。民間的疾苦上面的人他不知情，你不往上報這個實情，只是一昧要討好上面的人，報喜不報憂，讓上面的領導高興，我就有機會升官，這個就不忠了。真正的忠臣就是講真話，真正為領導、為人民，忠君，忠於國家人民，講真話，民間有疾苦，要如實報。領導人有錯，你要勸諫，你要勸他。所以古來忠臣都是要勸諫的，是他的責任跟義務，不能看他做錯了，你還支持他這個錯誤的政策，不就害了全國人民嗎？所以「民有疾苦，而不上聞」。

『君有恩膏，而不下降』，「恩高」就是恩惠，上面要嘉惠、幫助人民的，都沒有到民間去，都在他的手中就被他攔截了。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，比如說救濟款，都沒有辦法到達災民那個地方，這個當中受到很多關卡，卡在那個地方，就恩無法下降。所以有一些救災的事情，民間做得還比官方做得效率要快、要積極。像九二一大地震，官方都還沒有去救，慈濟就蓋房子、送吃的，工作效率就很快；政府一關一關的，到災民那邊不曉得死多少人了。

『以催科為奉法』，就是當官他只知道催收稅金，以為這就是

奉公守法。『以刻覈為精明』，「刻覈」，刻就是不厚道，覈就是檢驗、查核的意思。這個意思就是公務的檢查、審核，本來應該依法來處理就好，但是他特別去雞蛋挑骨頭，吹毛求疵，一個小問題他就給你卡住，就不給你過。這就是刻薄刁鑽，這個叫做刻覈，以為這樣子他很精明。『此正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也。烏乎忠？』這個正是孟子講的「吾君不能」，這是出自於《孟子·離婁上》篇：「吾君不能謂之賊」，這個意思就是「言吾君不肖，不能行善，因不諫正，此為賊其君也」。賊是賊害的意思。君（領導人）他做得不對，他的政策不對，不能作善（好事），但是你下面的臣子沒有人去諫正，諫就勸諫，正就是給他導正，勸他不要去施行錯誤的政策，這樣你就是不忠，就是賊其君，你就是賊害那個領導人了。他那個政策錯誤，你不勸他改正過來，你還去附和他，還去支持他，你就是害他了。害到這個君主（領導人），就是害全國的人。

現在這種美國式的民主制度，我看問題也滿大的，我們台灣不都施行美國制的嗎？美國現在都支持我們民主制度，說我們民主。這個民主制度，你看這個勸諫，現在大家想一想，你支持哪一個黨，那個黨的政策如果不對，你支持它，你就有義務去勸它，叫它要改正，是不是這樣？不是說你支持這個黨，它對的也支持，不對的你也支持，這個是不對的，你害了那個黨，你不是幫助它，你是害它。現在我們選出來這些民意代表，這個不叫民意代表。這些代表有替我們人民講話嗎？有沒有？實在講，我看了這些電視報導，不叫民意代表，叫黨意代表，不是民意代表。他是代表他那個黨，叫黨意代表，不是民意代表。大家想是不是？大家同不同意我這個說法？我沒有冤枉人，如果我講話冤枉人，我就不忠了。

是黨意代表，為什麼說黨意代表？因為他這個黨有一些政策不對，那些代表他都沒有去質詢，什麼立法院、議會，沒有，他是質

詢其他的黨，他自己那個黨錯了，他沒有去質詢，這是不對的。應該你自己的黨，對就對，錯就錯，你這個選出來，如果你是真正民意代表，你就不能有政黨的立場，應該以人民為立場。現在有為人民為立場？沒有。為人民立場，就是這個政策，不管你什麼黨，這個政策對的，我們就支持。你不同的黨，他是對的，你也要支持。這個我現在一分析，大概就知道這種民主制度它的問題出在哪裡。所以你看「烏乎忠」，你上面的人錯了，你沒有去盡到勸諫的責任，這個怎麼叫忠？這孟子講的。下面這個：

【主不獨君也。凡吏之於官府。奴之於家長。皆是也。】

這個『主』不是只有單獨說君主、領導人，凡是官吏在官府，每個官府都有他的主官（他的長官），比如說縣有縣長、市有市長。「主」就是家長，家長就是我們現在講老闆，我們到一個公司、一個工廠去上班，老闆就是主。『皆是』。

【姑錄義仆二人。聊為志感。下附徵事（二則）】

這個是周安士居士又舉出兩個故事（公案），『義仆』就是有講道義的僕人，忠於他的主人的故事。今天時間到了，下面這個故事我們就留在下一次再來學習，今天我們先學習到這一段。這次我們佛七這個四天學習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，到這裡一個段落，下一次佛七我們再來繼續學習。明天晚上要到三重淨宗學會習講《無量壽經講記》，所以我們這一次就先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